



通鑑學西女

六

唐紀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リ 8
210
6



通鑑肇要卷十六 正編

張景星二銘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焦以恕心如參閱

順宗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在位一年

二月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

為翰林學士。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間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其門晝夜如市尋以伾為翰林學士叔文以母喪去位

伊 210

東方 學校

罷進奉宮市。三月，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立廣陵

王純為皇太子。

百官觀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敢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避太子名改之。

夏六月，韋臯表請太子監國。

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事。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邦家。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主人，則四方獲安，俄而

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棧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秋七月，太子監國。

俱文珍等屢請以太子監國，帝許之。

以杜黃裳同平章事。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

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純即位。九月，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

史。冬十一月，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

王叔文敗，執誼亦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

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帝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帝以初嗣位，力未能討闢，故因而授之。

以鄭綱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諱純初名淳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丙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

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闢為西川節度副使求兼領三川帝不許遂發兵圍梓州帝欲討闢議者以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取之如拾芥耳崇文勇略可用願專以軍事委之帝從之乃詔崇文入武都擒闢送京師斬之初帝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帝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黃裳對曰明主勞於求人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其言○三川

謂東川西川山南西道

夏四月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諛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捲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又勸帝早擇修正之士輔道諸子曰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帝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通鑑綱目

五編卷十六

唐憲宗

三

秋九月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丁亥二年春正月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寶參貶時以吉甫黨於參貶明州長吏至是十五年。

冬十一月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他日帝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

之帝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播紳之論稱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又問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如何對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帝善其言謂宰相曰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故有是命

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帝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真泣訴於帝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涯與裴垪覆策而不自言帝罷垪貶於陵貫之涯僧孺等久不調各從辟藩府。唐末黨禍起於此

秋七月。以裴垍同平章事。

帝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有故人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私害公。

己丑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秋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

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

朝執之以歸。

初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之。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李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議又不決。李絳曰：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

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輕議也。至是帝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鄰道聞代易。必合為一心。益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哉。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節度。德州刺史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昌朝囚之。帝遣中使諭承宗。使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十月制削奪承宗官爵。發兵討之。明年七月。承宗遣使自陳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朝廷以師久無功。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復以德棣二州與之。○許容也。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

冬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

初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慶元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死少陽遂自以為留後帝以河朔用兵不能討少陽以為留後

庚寅五年秋七月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

正月濟自將擊王承宗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行營濟自朝至日是不食索飲總因進毒殺濟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九月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帝謂宰相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帝善其言

冬十二月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帝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尊臣

辛卯六年秋九月梁悅報讐殺父杖而流之

敢竭誠無隱居易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帝嘗欲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帝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能聞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

悅循州

通鑑要

正編卷十六

唐憲宗

六

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天下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今烽火屢驚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媚悅如絳真宰相也吉甫又嘗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今惠澤已深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然

壬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李同除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帝以詰絳對曰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足乃便身非徇公也帝曰善

夏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帝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命速蠲租賦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帝雷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宥為皇太子更名恒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時年十一召田興為都知兵馬使帝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懷諫乳臭子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可坐待魏博之自歸耳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賜名

正弘
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憤怒推興為雷

後興謂衆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

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士則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

以聞帝亟召李絳曰卿揣魏博符契李吉甫請遣中

使宣慰以觀其變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

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

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

慰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

成德交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彊者果何

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申

請也版籍所以書戶口輿地
倔彊謂疆梁梗戾不柔服也

癸巳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三月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

知政事

甲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帝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小人

諧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

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願陛下深察之夫

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

黨耶絳屢以疾辭位故罷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

初弓箭庫使劉希光受孫璿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連
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帝問李絳朕出
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帝曰此家奴
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
如一毛耳至是召還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秋閏七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

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

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三月以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九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帝亦惡之皆以為遠州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宜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帝遣度詣行營宜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帝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以為淮西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彰義節度吳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帝不許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爭勸天子罷

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

以裴度同平章事。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郛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好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帝以為然悉以兵事委度承宗鎮恒師道鎮郛二賊指承宗師道

秋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望山而遁元膺設重購以捕賊獲賊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為師道謀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乃即席厚贈使者，並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鏞判度支。鏞始以聚斂得

幸。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帝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長，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唐百官志：天子禁軍分左右廂，貞

元二年，改左右曰神策，輦轂者天子之車輿，京師乃天子輦轂之下，故京兆為輦轂師。

十二月，以李愬為唐鄆節度使。愬，李晟之子。

愬至唐州，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賊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

丁酉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元濟將李祐誘而擒之待以客禮祐感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解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等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復夜引兵出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至州城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鑿其城先登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遂執元濟檻送京師斬之諸鎮兵相繼來降愬不戮一人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州城愬具橐鞬出迎并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鞠場蹴鞠之處橐鞬皆兵甲之衣具此出迎示尊敬也

十一月賜李愬爵涼國公○以李祐為神武將軍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公復入知政事

戊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

淮西平師道憂懼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州帝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裴度諫帝怒於是土木浸興矣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于韓愈曰吳元濟既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帝許之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師道悔納質獻地故討之

九月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帝寢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昇數進羨餘帝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強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處置得宜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帝信之益無所憚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帝嘗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縣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帝好神仙必能合長生藥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絲是羣臣莫敢言

己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刑部侍郎韓

愈為潮州刺史

相傳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愈上表諫曰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帝大怒貶之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先是田弘正討師道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為他志師道潛遣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

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今欲與諸君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夜半即行。」人銜枚，馬縛口，天未明入城。捕師道與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悉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帝以悟為義成節度使，弘正入鄆，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弘正閱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獄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殺之。

夏四月，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皇甫鎛之黨擠之也。
冬十月，貶裴潁為江陵令。

柳泌至天台，采藥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帝復使待詔翰林，服

其藥，起居舍人裴潁上言：「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帝怒貶潁。

十二月，崔羣罷為湖南觀察使。

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數譖於帝，罷羣。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恒即位。

帝服金丹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三月。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帝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為御史。以結宦官。憲宗貶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帝在東宮。聞宦人誦稹詞善之。及即位。潭峻薦之。帝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秋九月大宴。

帝甫過。公除。即事遊。敗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七。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樂於庭。事將未可。帝不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

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敗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倡優狎暱。賜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問。中論事者。帝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帝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帝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帝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公除。漢文帝遺詔。令百官短喪。以日易月。心喪。謂公除易服。為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內切於心。胡寇謂吐蕃。穆宗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辛丑。長慶元年。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揚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帝進宗閔中書舍人，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覃弟朗裴度子誤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所取進士皆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槓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帝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郡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劉總數見父兄為崇，又見河南北皆從化，表請稟官為僧，詔從之。總舉河東節度使張弘靖自代，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時帝方酣宴，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同勞逸，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割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至是，軍士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克融為留後。○克融，朱滔孫。

初，弘正受詔鎮成德，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勣聞弘正遇害，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勣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狗子軍報。」曰：「願盡死。」會勣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聖室。十月，布將全軍三萬人討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九月。朱克融掠易州。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稹與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聞姦臣。必亂天下。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表三上。帝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職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帝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帝從之。

十二月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帝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

壬寅二年春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初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饋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癸卯。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何。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畧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力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眾以河朔舊事。眾

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河朔舊事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以乏糧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愈宣慰其軍帝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帝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愈至鎮庭湊拔弦弓以迎之及詔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

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庭湊王武俊養子擊走朱滔贈太師
 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

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帝雪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三月詔留度輔政

夏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稹曰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詰

唐穆宗

左神策告其事，詔左僕射韓皋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禎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禎為邪謀，責之太輕，帝不得已，削禎長春宮使。○和王綺順宗子。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冬十二月，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癸卯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錄是牛李之深怨，愈深。

夏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犯賊，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舞文，文舞弄文法也。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不兼平章事。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湛即位。

帝餌金石之藥，疾作，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下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亦密上牋曰：若果狗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是夕帝崩。

三月，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帝視朝每晏，栖楚諫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令聞未彰，惡德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

帝動容詔慰諭乃出尋擢栖
楚為起居舍人辭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
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
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逢吉親厚者八人而傳會
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
不得所欲也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
元翼薨盡殺之帝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
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度勲高中復聲播外夷陛下當
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
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
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乃加度同平章
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四匹卻之

侍御史温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
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
温御
史矣

通鑑要卷十六

通鑑要

正編卷十六

唐穆宗

十一

言事者多稱度賢不宜置之藩鎮帝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忽而來其旨可見帝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緋衣裴字也腹肚也音近度天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

將李載義殺之

幽州軍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延嗣既得幽州盧用其人載義與弟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載義權知留後數延嗣之罪以聞十月以載義為盧龍節度使○載義太宗長子承乾之後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

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帝夜獵還宮與克明及擊球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宜索

帝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出宮女三千餘人迨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宜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諱昂本名涵穆宗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戊太和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略曰忠賢無

腹心之寄，閣寺特廢立之權，考官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驚然。稱屈，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己酉三年夏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初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李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至是宗閔引僧孺為相，於是二人相與排擯德裕之黨。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李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辛亥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

以志誠為留後。

志誠作亂，帝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帝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帝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帝弟漳王湊。帝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帝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帝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

初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人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慄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至鎮作籌邊樓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書下尚書省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此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帝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吐蕃吐蕃盡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壬子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為皇太子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帝言縛送悉怛謀絕後來降者非計帝尤牛僧孺失策僧孺不自安會帝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亦謂小康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癸丑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帝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帝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帝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六月宗閔罷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八月加盧

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

鎮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官告除官之告身也遣使者賞授之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而言實有罪也貞觀中設立十六衛以蓄養戎臣原者推原也

甲寅八年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

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衮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尋以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初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帝仲言儀狀秀偉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帝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實之翰林德裕曰不

可帝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帝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帝回顧適見不擇而罷始涯聞帝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帝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帝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以仲言為侍讀給事中仲言尋改名訓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德裕見帝自陳請雷京師故也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

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甚謹尋以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帝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乙卯九年夏四月以賈餗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鄭注故帝用之

五月以宦者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帝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帝意遂以誅宦官為已任帝之立也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帝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鄭注求為兩省官宗閔不許注毀之於帝貶之

九月宦官陳弘志伏誅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帝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鳳翔帥李訓雖以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並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興李訓同平章事

元興為中丞為李訓鄭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帝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

冬十月殺王守澄

李訓鄭注密言於帝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誅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黨略盡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興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

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注與訓謀至鎮選壯士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臣中尉以下盡集送葬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郭行餘王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是日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訓元輿勸帝親往觀之以承天賦帝乘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視之訓還奏非真甘露帝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官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帝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宦者即舉軟輿迎帝決殿後梁恩疾趨北出金吾兵京兆邏卒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士良等知帝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諸司印及國籍

惟幕器俱盡又遣騎各千餘追索亡者擒元輿涯璠立言等皆繫兩軍涯時年七十餘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行大逆璠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明日百官入朝帝問宰相何為不來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帝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決機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沉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覃石同平章事擒獲餗孝本訓為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行餘右神策出兵擁餗元輿孝本獻于廟社狗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鋒皆決于兩中尉帝不豫知注將兵還鳳翔監軍張仲清伏甲斬之右神策獲約斬之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覃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官稍屈搢紳賴之

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孽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擊國大體安有死冤不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帝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帝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帝與宰相論詩之工拙覃曰詩之工者無過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

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秋七月以魏謩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帝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諫帝即出之擢謩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憐孝本女鬻鬻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後為起居舍人帝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帝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帝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亦甘棠之比也

冬十一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

李石用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帝曰宰相用人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

効此大病也。帝謂宰相薦入多問親疎，朕聞寶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丁巳二年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帝舉衫袖示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帝之儉德，公權獨無言。」帝問其故，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帝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

帝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耻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臣等之罪也。」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石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上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

不果，石懼辭位，帝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師，不能入，見帝，帝恠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稿，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卒，諡文忠。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太子永母王德妃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欲廢永，羣臣固爭，帝未決。三年十月，太子永暴卒，至是，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宰相李珣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墀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

德帝曰：報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緣循也，撞傳江反，竿也。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穎王灑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帝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揚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功，不在己，矯詔廢成美而立灑。

帝崩，太弟灑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死，貶楊嗣復、李珣、遠州。

秋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帝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陛下誠能慎擇賢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悔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帝嘉之。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
尋為魏博節度使，賜

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中書，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

武宗皇帝
諱灑，改名炎，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辛酉會昌元年秋九月，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

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
表求節鉞朝廷置之不問既而軍中殺行泰立牙將張
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
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詔宰相
問狀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
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
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
朝廷邀節鉞故不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為朝廷討亂與
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
州遂以為盧龍節度使○七團團結土人為兵也

戊壬二年秋八月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帝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
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
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癸亥三年夏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禎自為留後

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
以弟從素之子禎為都知兵馬使從諫薨禎秘不發喪
逼監軍崔上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禎為留後帝
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
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
處腹心從諫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
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禎
所恃者河朔三鎮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禎必成擒矣帝喜決意討
禎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又賜盧龍節度使張仲武
未幾禎都押牙郭誼斬禎以降○澤潞
二州名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

六月丙侍監仇士良致仕

帝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
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間常宜以奢靡
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
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
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未幾詔削士良官爵籍其家資

甲子四年春三月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帝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帝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必問卿等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秋七月以杜棕同平章事

帝聞揚州娼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棕不從監軍表其狀帝曰選娼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棕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棕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乙丑五年秋七月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

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解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招提猶華言四方僧佛也有常住之寺為招提蘭若寺也若梵音惹一云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

丙寅六年春三月帝崩光王忱入即位

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帝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帝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帝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以白敏中同平章事秋九

月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廷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禡解也關節行賄請求權要也

宣宗皇帝

諱忱憲宗第十三年

丁卯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戊辰二年春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初帝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髯多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帝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曰稱其有才器帝即擢綯知制誥入謝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帝悅遂有大用之意至是帝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夏五月以周墀同平章事。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帝母鄭氏太后奉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帝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

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帝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帝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帝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嘆其孤直明日皞竟坐貶句容令

巳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帝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秋七月克復河湟涇原靈武邠寧鳳翔四節度取之

帝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

庚午四年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帝嘗與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辛未五年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帝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壬申六年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筵美衣精饌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至是中書門下奏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從之

丙子十年夏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

初帝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不許。至是以休充宣武節度使。」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在河陽，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鈔次，題為《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申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處分，區處剖分也。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帝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謩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帝每嘆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帝好神仙，迎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從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軒轅，複姓。

戊寅十二年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帝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恃懾失緒，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帝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帝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見之。」訪問其所設施，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愠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京中宴遊，無所不至，不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

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失緒、應對錯亂、失其端緒、廢止也、格音閣、留止不得下也。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於帝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帝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帝稱嘆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拜相。○宰相皆同入對、不諭、不解帝旨也。

己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灌即位。

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又不建東宮、帝解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夔王屬樞密王歸長馬公儒宜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受敕將出、左軍副使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帝已崩、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乃迎鄆王。

立為太子、更名灌、取歸長等殺之、宣宗性明察、沉斷、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李玄伯等伏誅冬十二月南詔僭號寇播州。

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杜棕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南詔豐祐怒頗擾邊境豐祐卒子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理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諱灌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

庚辰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壬午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玄祖

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願陛下時開延英
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帝
不能從○梵夾佛經也女祖謂唐祖
老子尊為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

癸未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秋八月以
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帝諭敕
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
從諫如流豈已行而不改且救自陛下
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甲申五年冬十一月以路巖同平章事

丙戌七年夏六月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冬十一月以
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貪暴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
境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

以駢為節度使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
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

討之

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
桂州約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屢求代還彥曾性嚴刻
押牙尹戡等用事請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兵聞之
怒都虞侯許佶等作亂推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
掠州縣莫能禦詔以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大發諸道
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
詔許之明年二月承訓使赤心為前鋒與賊戰敗之溺
死者不可勝紀勛聞之殺彥曾自稱天冊將軍約諸寨
兵合五六萬人攻柳子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遇伏敗
走承訓命諸軍追之賊狼狽自相蹈籍死者數萬人勛
解甲而遁七月承訓克臨渙拔襄城八月賊將張玄稔
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悉誅戍桂州者徐州遂平勛

死亦

己卯十年夏六月以劉瞻同平章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驍

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

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詣成都節度使李福械繫之劉潼為西川節度使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南詔遣使來謝

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嘉黎雅三州詔左神武將

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庚寅十一年春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慶復至新都大破蠻軍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至會戰蠻軍死者五千餘人庚子遂

夜遁去初朝廷使慶復救成都命威屯綿漢為後繼威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欲追擊軍慶復

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恨之

秋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温璋為振州司馬

同昌公主薨帝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瞻上言修短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

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取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

忿不思難之故也帝不悅又與京兆尹温璋力諫帝大怒叱出之丙辰貶璋璋嘆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

卒同平章事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丙子貶瞻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

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

論議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差蹉通蹉跌足失措貌

冬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顧天子荒闕且以政委己乃通賂遺奢肆不法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帝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卿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壬辰十三年秋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胡所據自唐末迄於宋朝河湟之地遂悉為戎中國不能復取

癸巳十四年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時年十有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之遺詔攝冢宰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通鑑要卷十七

通鑑要卷十八 正編

雲開 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高奮生蕙圃參閱

僖宗皇帝諱儼始名儼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

甲午乾符元年春正月賜路巖死

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軍中不安再貶為新州刺史行至江陵免官長流儋州至新州詔賜死剔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巖入翰林崔鉉曰路巖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還，為相，鄴懼。八月丁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而卒。人皆以為鄴鴆之也。

冬十二月，濮人王仙芝作亂。自懿宗以來，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是歲仙芝聚眾數千，起於長垣。○長垣，縣名，屬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宦者田令孜為中尉。

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

夏六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眾應之。

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善騎射，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戊戌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二月，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

用為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蠡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

二月，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誅之。○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王。

改元王霸署官屬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並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苛嵐軍廣明元年七月盧龍節度使李可舉蔚朔節度使李琢討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靺

己亥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

之巢趣廣南冬十月黃巢陷潭州

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戰巢急攻陷之係奔朗州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巨容後為

田令孜所殺

巢趣襄陽巨容伏兵林中大破賊衆俘斬其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入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由是賊勢復振

庚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下不親政事專務遊戲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怒召至內侍省賜死帝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而已○駁放疏駁而逐放也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令孜兄以擊毬賭得

秋七月黃巢渡江

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

據險嬰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必為中原大患駢畏怯不敢出上表告急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九月黃巢渡淮

巢眾號十五萬所過不虜掠惟取壯丁以益兵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他人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今漢中府

帝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帝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帝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隣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壬辰巢即位于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畋還鳳翔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密約隣道隣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黃巢遣人召畋畋斬之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遣兵來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帝帝從之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

帝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朱溫陷鄧州

黃巢以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荆襄

黃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討破之赦李克用遣李友金

召之

先是克用亡走達鞏時與其豪帥飲酒酣克用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且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至是友金說監軍陳景思奏赦其罪召以為帥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鞏諸部萬人赴之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

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官軍進薄長安宗楚先入弘夫繼至民懼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謂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

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眾上巢專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

帝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碁頤津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畋登城與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殺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

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十一月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帝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駢。但領鹽鐵轉運使。

二月。朱溫據同州。

黃巢以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同華。州屬西安府。尚水。至。於。中。水。子。當。

秋九月。朱溫以華州降。

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豈足與共事。今諸鎮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溫乃殺其監

軍歸河中。因王重榮以降。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十一月。

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狗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怨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謹。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別從謹。從謹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

癸卯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眾大敗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楊復光遣使告捷詔加克用同平章事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鷓兒其一目微眇時人又謂之獨眼龍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楷果移兵擊陳犖擒斬之巢怒與宗權合兵圍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

秋七月加朱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時汴宋薦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招討使

甲辰四年夏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

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

用走還

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全忠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得出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七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為全忠所圖乞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鬱鬱不平

六月尚讓敗黃巢于瑕邱賊黨斬巢以降

秋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

乙光啟元年春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帝凄然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

黃巢既誅宗權僭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專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

月進逼京城帝奔鳳翔。

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議攻汴州報曰待我先滅全忠還掃

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政昌符亦陰附於全

忠克用乃上言政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

討二鎮不迫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讐恥帝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政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

城燒積聚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政昌符將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告急於克

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政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政昌符大敗克用進逼

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八角鎮名在汴州浚儀縣沙苑地名在西安

府朝邑縣

丙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

寶雞縣名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表請帝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戊子夜令孜引兵入宮劫帝幸寶雞宰相朝

臣皆不知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克用重榮之彊更與之合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

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田令孜奉帝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帝以傳國寶

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昌符焚閣道文餘將摧折建
扶掖帝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下孜孜散關不克嗣襄
王焜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帝不及留遵塗驛為政所
得與俱還鳳翔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攻昌符復
上表請
誅令孜

二月至興元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焜權監軍國事還京師

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同平章事蕭
澹曰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及類脇君吾輩報
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閣
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益改圖以利社稷乎蕭
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
日帝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脇以行足下盡心王
室正宜引兵還鎮拜表迎鑾發立重事伊霍所難遣不
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士子
奉襄王焜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焜還京
師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為冊文以昌圖同平章事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帝涕
泣不知為計同平章事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
破黃巢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
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帝從之重榮即聽命且請討朱
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
帝至半途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
冊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
咎於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焜無以自渝洗克用從之燔
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
復恭假子守亮與重榮克用共討玫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焜稱帝改元

改元建貞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焜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

首行在

揚復恭傳檄關中稱得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行
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
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
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

斬之、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殺之、

丁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

定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錢鏐為杭州

刺史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車駕至鳳翔○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戊文德元年春二月帝至長安三月立壽王傑為皇太弟

帝崩太弟即位楊復恭請立更名敏

昭宗皇帝諱敏更名曄懿宗第七子在位十二年

己龍紀元年春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冬十一月帝

祀圜邱

宦官服劍佩侍祠帝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特援立功所為多不法帝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庚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雲州

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夏五月詔削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
患今因其敗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
為統帥初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收而
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
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討
黃巢濬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久聞其作相私謂詔
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米其名
而用之他日變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與濬
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
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
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以
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嘗慮其與
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
千載一時也但乞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同平章事孔緯
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
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帝曰
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
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
二相言協儻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濬
發京師帝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帝曰俟臣先

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
錢濬於長樂坡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
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
態耳復恭益忌之六月濬會諸道兵於晉州

秋八月李克用殺招討副使孫揆

張濬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克用養子存孝聞之
以三百人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
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獻於克用克用欲以為河東副
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
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入當
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口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張濬韓建遁
走

辛亥二年春正月貶孔緯張濬為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克用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
之功知臣與朱温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

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於是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

秋八月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

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為之耳陳敬瑄開門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敬瑄寓居新津建以一縣租贍之十月以建為西川節度使

冬十月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與

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順節恃恩驕橫旋誘殺之

癸丑景福二年春二月以柳玘為瀘州刺史

柳玘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

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玘仲郢子疵玉病類絲節也○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宜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閭外先機恐失於穀中○開押出虎見論語孫叔敖為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告其母曰聞云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

秋八月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初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帝以為山南西道招討使至是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茂貞恃功驕橫上表辭語不遜帝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末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何及帝曰卿位居元輔與

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命嗣周為京西招討使

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為雷州司戶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軍於興平茂貞行瑜合兵六萬軍于藍屋以拒之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崔昭緯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茂貞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帝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帝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

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戶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胤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茂貞勒兵不解請誅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邠岐二州名指行瑜茂貞

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此閩王之基

十一月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遂有是命

甲寅乾寧元年春二月以鄭絳同平章事

祭好詆譖多為歇後詩譏朝時事帝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史告之祭笑曰諸君大悞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祭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祭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七月表
避位

三月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存孝代州人本姓安名思敬與存信俱為克用養子後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為邢州留後存信譖之懼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克用攻之城中食盡存孝出見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克用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車裂之然克用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十餘日

秋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取興元復恭守亮奔閬州茂貞拔閬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於闕下斬於獨柳茂貞獻復恭

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子

乙卯二年春二月董昌僭號於越州

昌為浙東觀察使求為越王未許有諂者曰與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昌大喜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興於畝畝受朝厚恩位至宰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昌斬之又問會稽令吳錄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空城為天下笑耳又殺之辛卯昌被袞冕即皇帝位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以狀聞制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明年五月鏐將顧全武克越州昌伏誅

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與建及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取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帝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帝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

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建粗述入朝之由帝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陳素朝政昭度計西川失策谿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帝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闕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謀廢帝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

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河中行瑜弟行約茂貞假子繼鵬叔遷乘輿帝幸石門克用遣判官王環表問起居又遣史儼

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茂貞懼斬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帝諭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帝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既而克用克邠州行瑜伏誅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表請之時宮室焚毀帝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冬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

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此勝勢遂取鳳翔帝謀於貴近或曰李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帝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王行瑜為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與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且又詔免克用入朝乃表稱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既去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

丙辰三年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帝自石門還，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以為欲討已，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帝遣使告急于河東，茂貞引兵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帝至渭北，建奉表請幸華州，帝不許，既而帝復憚遠適，至富平，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復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帝乃從之，至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克用聞之嘆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因奏將與隣道發兵入援。

丁巳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捧宸保寧

化宣

韓建奏，陸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叔車駕幸河中，帝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表稱諸王當避嫌疑，令歸十六宅，不令典兵預政，建慮帝不從，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帝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乞皆罷，詔亦從之，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韓建又奏，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建幽於別第，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裕更名。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建奏，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鑿輿不安，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帝曰：何至於此，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唐末宮中率稱天子，曰宅家。

戊光化元年秋八月車駕至長安
申庚三年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等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時宰相崔胤與帝謀誅宦官宦官懼季述等陰謀廢立乃召百官陳兵殿庭扶帝適少陽院以銀榼畫地數帝罪數十不止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矯詔太子嗣位更名禎以帝為太上皇凡官人左右為帝所寵信者皆榜殺之季述欲殺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圖反正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曰季述一宦官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胤謀之
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帝復位黜太子裕為德王

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今反者獨劉季述上皇復位則富貴窮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且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胤迎帝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承誨擒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挺所斃並誅其黨二十餘人帝曰裕幼弱非其罪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名李皆以使相留宿衛時人謂之三使相

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以宦者韓全誨張彥弘為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帝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

若歸之北司為便於
是復以宦者為中尉

夏閏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時帝悉以軍國事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誅之但以官
人掌內諸司事宦官聞之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
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韓全誨等日夜謀所
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帝誼諫
訴胤滅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
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
稱被密詔令全
忠以兵迎車駕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全忠得崔胤書自
河中還大梁發兵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

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全誨等陳
兵殿前劫帝如鳳翔帝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
帝下樓帝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
哭而出李茂貞出迎帝下馬慰接之還入鳳翔帝屢詔
全忠還鎮全忠至
鳳翔城東而還

壬戌二年春三月汴兵圍晉陽

朱全忠令氏叔琮朱友寧圍晉陽李嗣昭嗣源數將敢
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叔琮引
兵還李克用為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
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
凶極暴吞滅四隣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覲神器
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
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
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帝合討
朱全忠

夏五月進錢鏐爵為越王後更封
為吳王

六月朱全忠圍鳳翔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塞環之岐王謂李茂貞

秋八月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課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帝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奏之帝即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何異帝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貽範乃止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癸亥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

鳳翔復以崔胤為司空同平章事

茂貞獨見帝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帝喜即收全誨等斬之並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帝亦泣駕至興平胤帥百官迎謁復以為相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帝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

二月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

以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繫其
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脇其君
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倖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秋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

初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
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
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
之詔皆貶之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胤及元規等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還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

全忠奉表請帝遷都洛陽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
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車駕發
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
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此遂邱墟矣車駕至華州民夾道
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謂侍臣
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

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
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忠來朝帝延入寢室
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紇干
山即紇真山也在大同府城東北其山春夏積雪

三月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
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
朕意不復得通矣

夏四月帝至洛陽秋八月梁王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

即位冬十二月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隱以重賂結全

昭宣帝諱祚即位更名祝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

乙丑天祐二年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皆昭宗子

夏六月全忠殺裴樞獨狐損崔遠陸扈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判官李振亦言此曹難制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振累舉進士不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鴞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衰精力耗也野少禮節也

冬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以梁

王金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全忠急於傳禪蔣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全忠曰汝曹巧述間事

以沮我借使吾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初璨與玄暉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太后泣遣宮人達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語玄暉與璨廷範於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誣玄暉私侍太后密令殷等弒太后於積善堂斬璨車裂廷範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丙寅三年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全忠圍滄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克用恨仁恭反覆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比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用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為然乃許仁恭和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攻潞州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全忠將兵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通鑑要卷十八

通鑑要卷十九

正編

張景星二銘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夏秉衡谷香參閱

後梁紀
姓朱氏都洛陽凡二君得年十有七

太祖皇帝
諱溫賜名全忠更名晃在位七年

丁卯四年
梁開平元年
 春三月帝遣使奉冊寶如梁

全忠歸大梁帝下詔禪位於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定者數日

夏四月。梁王朱全忠稱皇帝。

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帝與宗戚飲酒酣。其兄全昱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梁主不憚而罷。

奉唐帝為濟陰王。明年。○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

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梁以馬殷為楚王。據潭

有湖南地。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五主。至周太祖廣順元年。為南唐所滅。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主建興。揚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興乃謀稱帝。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夏五月。梁以錢鏐為吳越王。據杭州。傳元瓘弘佐弘侖弘

納土入朝而國除。

秋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唐亡。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國號大蜀。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戊辰。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春正月。晉

王克用卒。子存勗嗣。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

解。

晉王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我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帥兵直抵夾寨。大敗梁兵。梁主聞之。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

兒豚犬耳

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春正月。梁遷都洛陽。夏四

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據福州。盡有閩嶺五州地。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王。乾化元年稱帝。改元應天。三年為晉王存勗所滅。

庚午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蜀武成三年。○是歲淮南稱吳。春二月。岐王承制

加楊隆演嗣吳王。楊渥為張顥徐溫所弒。立其弟隆演。

辛未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元年。春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

隱卒。弟巖知留後。冬十一月。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燕王劉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道以為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為掌書記。

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蜀永平二年。夏五月。梁主至洛陽。

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復昌熾如此。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墓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改元鳳歷。

未帝諱友貞。更名瑱。太祖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癸酉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乾化三年蜀永平三年。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

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秋八月。梁賜高

季昌爵渤海王。避唐諱。更名季興。據江陵。傳從誨保融。保勗繼冲。至宋乾德四年降之。

丙子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蜀通正元年。冬十二月。契丹阿保機稱

帝。改元。

國人謂之天皇。置百官。改元神冊。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

丁丑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 秋八月劉巖稱越

帝於廣州 尋改國號漢

戊寅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 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為淮

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還金陵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求賢才納規諫引洪州進士宋齊邱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國以富彊知誥每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

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己卯 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乾德元年吳宣王揚隆演武義元年 夏四月吳王

隆演建國改元○吳越擊吳戰于狼山破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舟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上鏐攻吳常州徐溫帥將拒之戰於無錫吳越兵敗徐知誥請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至是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庚辰

晉岐稱唐天祐十年。夏五月。吳王隆演卒弟溥嗣。

宣溥曰

行密弟四子

辛巳

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春正月。晉得傳國寶。

魏州僧得傳國寶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宦官張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拮据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

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成疾不起。拮据俱運反字與攬通亦拾也。邑與悒通。邑不安貌。

後唐紀

姓朱邠氏沙陀人唐賜姓李都洛陽凡四君得年十有三

莊宗皇帝

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在位三年

癸未

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春二月。梁以錢鏐爲

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

夏四月

晉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大唐。改元同光。

閏月。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秋八

月。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冬十月。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彥章為人驍勇，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唐兵攻兗州，彥章死戰，唐將復魯奇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唐主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唐主欲全活之，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唐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謂指揮使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弑梁主，因自到。凝遂降唐，賜姓名李紹欽。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媿色。張漢傑等伏誅。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秦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人敬新磨，遠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二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嘗敗中年踐民稼，中年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互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未閤閣，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

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

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河南尹張全義之請也

高李興還鎮未幾唐封李興為南平王

唐主欲留李興侍中郭崇韜諫乃遣之李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

甲申唐同光二年春正月岐王茂貞遣使入貢於唐唐主以為秦王尋卒

秋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

謙重歛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矣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乙酉唐同光三年蜀咸康元年漢白龍元年夏六月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命宮苑使王允平建樓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詔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昔在河上猶無此暑今居深宮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開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策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冬十一月唐

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唐旋殺衍

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

十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丙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春正月唐魏王繼岌殺

郭崇韜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知之由是宦官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郭公專權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岌唐主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劉后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彥珪至以劉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唐復以故蜀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

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唐主問曰汝何以為刺史對曰以歌唐

主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二月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戍瓦橋踰年代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崇韜殺繼岌自屯於蜀又訛言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人情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遂作亂劫仁晟殺之奉效節指揮使趙在禮為帥唐主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招撫紹榮本姓元名行欽

唐李紹榮攻鄴都不克

紹榮至鄴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史彥瓊戰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諜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退屯澶州武德彥瓊守

三月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紹榮再攻鄴都賊堅守無降意唐主乃命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討之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出遂奔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紹榮奏嗣源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嗣源乃令中門使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鄴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唐主從之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嗣源濟河至滑州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唐主亦遣使北輸密欵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突入封邱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神色沮喪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唐主弟存勗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勗見囚從謙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謙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唐主戲從謙曰汝黨存勗崇韜負我及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為亂縱火禁門唐主為流矢所中遂殂伶人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乃許之入居興聖宮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唐主嗣源立。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讐，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眾從之。丙午，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即位。

明宗皇帝諱嗣源，更名亶，本夷狄，無姓氏。晉王克用養子，在位八年。

夏五月，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晦讀之。重晦亦不能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

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為之。

丁亥唐天成二年春正月，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任圜與安重晦鄭珣孔循議擇相，圜屬意李琪，而珣循雅不欲琪為相。他日，唐主問誰可相者，重晦即以協對。圜前爭曰：『天下皆知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端。唐主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而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晦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洪而相協，如棄燕合之丸而取蝘蟧之轉也。循與重晦共事，日短珣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蝘蟧，蟲名，能以土包糞，轉成丸，如尸解而去。莊子注以蝘蟧蝮而笑蘇合。

二月，唐主以塔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唐郭從謙伏

誅夷其族。討其弒君之罪也。

冬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改元乾貞。

戊子唐天成三年。秋七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

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己丑唐天成四年。秋九月。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剝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命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唐主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無形之寶也。唐主問之道。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唐主嘉納之。

庚寅唐長興元年。秋八月。唐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九

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安重晦久專大權。中外惡之。重晦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晦請之不巳。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延光勸留重晦。且曰。重晦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晦事。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晦居職如故。

辛卯唐長興二年。夏閏五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晦。冬

十一月。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

壬辰唐長興三年。春三月。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嗣。冬十月。唐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木將黃而蟲害之，故曰：蟲賊。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癸巳。唐長興四年。閩主王延鈞稱帝。延鈞即皇帝位。

國號大閩，改元龍啟，更名璘。

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蜀王。尋稱帝，傳子昶。

夏五月。唐立子從珂為潞王。秋八月。唐以秦王從榮為天

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太子時唐主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耳。乃留大臣議之。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唐主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在宰相上。

冬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從榮向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得為嗣，入問疾。見唐主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唐主已殂，乃謀以兵入宮。壬辰，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孟漢瓊入告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唐主手指天泣，良久，謂侍衛指揮使康義誠曰：卿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唐主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

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
斬從榮并其子以獻矣已羣臣入見唐主雨泣嗚咽曰
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
○雨泣者淚下如雨也

唐主亶殂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
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
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閔帝

諱從厚明宗第五子

甲午

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唐主從珂春閏正月蜀王孟

知祥稱帝二月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從珂舉兵
鳳翔三月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潞王為鳳翔節度使宋王即帝位朱弘昭馮贇用事罷
潞王子重吉兵職徙潞王為北京留守又以李從璋為

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為代而重誨見殺故
潞王益自疑遂據城反唐主遣西都留守王思同會諸

鎮兵討之思同戰
敗走諸鎮兵皆潰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

從珂兵犯京師義誠為招討使將禁軍以西唐主奔衛
州義誠行至新安降於從珂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將
出迎於郊久而不集道請中書舍人盧導草牋勸進導
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今天子
蒙塵於外處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
責其將何辭以對不如取太后進止愚曰舍人之言是
也吾輩之罪擢
髮不足數矣

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尋弒閔帝於衛州

廢帝

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養子，在位二年。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心競素不相悅。至是不得已入朝，時敬瑭久病羸瘠，而鳳翔將佐多勸留之，唐主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事。

唐主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乃有是命。

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夏六月，契丹入邊，唐北面總管

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好咨訪外事，羣臣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賂

太后左右，令伺唐主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契丹入邊，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募僚段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冬十月，閩李傲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繼鵬，璘之長子。

初，閩主璘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璘晚得痲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通，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傲於璘，疾甚，傲使人殺可殷，陳后許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傲懼，遂引兵入宮，璘置床下，亂兵刺殺之。傲與繼鵬殺陳后及匡勝，守明并繼鵬弟繼韜，繼鵬遂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于唐。

荆南梁震退居上洲。

荆南節度使高從晦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震以兄事之。楚王馬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晦謂僚佐

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被乳臭子驕侈僭恣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七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自是悉以政事屬光憲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丙申唐清泰三年晉石敬瑭王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

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進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學士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且暮耳不如先事圖之唐主即徙敬瑭鎮天平敬瑭謀於將佐曰主上面許我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十春

節與公主所言乎吾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遣張敬達發兵討之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上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

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敬瑭曰。吾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乃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丁酉。即皇帝位。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清泰三年。而以潞王為唐明宗長子。興七年。以潞王為篡也。

閏月。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初唐以德鈞為行營都統。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引兵北屯團柏谷口。按兵不戰。累表為延壽求成德

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卻胡。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欲許之。敬瑭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非以死狗國之人。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入乎。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並籍其田宅獻之。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

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歸太原不可
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
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
面目復求生乎又問玩器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
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
又何獻焉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食踰年而卒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
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將五千
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
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別曰世世子孫勿相
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太相溫契丹將名

唐主從珂自焚殂晉主入洛陽

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携傳國
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
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
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

後晉紀

姓石氏本西夷臬揆雞之子從晉王李克用
起於雲朔之間都大梁凡二君得年十有一

高祖皇帝

諱敬瑭後唐明
宗塔在位七年

冬十二月以馮道同平章事

丁酉晉天福二年南唐昇元元年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冬十月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為讓皇是為南唐

李昇徐州人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
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
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吳太和四年封東海郡王五年封
齊王天祚三年十月楊溥傳位於昇國號唐改元昇元
尊溥曰讓皇
帝遷於潤州

十二月契丹改號遼

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

戊戌晉天福三年秋七月晉上尊號於契丹。

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文皇帝每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己亥晉天福四年閏春正月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昇。

唐羣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秋閏七月閩主曦弒其主昶而自立。

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二人怨之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

延義立之延義令兒子繼業率兵襲昶而殺之延義自稱滅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奉表稱臣

辛丑晉天福六年夏四月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取臣契丹執契丹使拽刺上表稱吐谷渾等願與晉共擊契丹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

下皆契丹之功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拽刺，契丹使之名。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冬十月，閩主曦稱帝。十二月，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討破之。

明年正月，鎮州牙將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重榮斬之。重榮首至，晉主命漆之，函送契丹。壬寅，晉天福七年，漢夏四月，漢主龔頊子玠嗣。

龔初名巖，更名陟，又更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龔頊子玠度即位，更名玠，改元光天。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重貴為嗣。初，晉主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出帝諱重貴，高祖兄敬

癸卯，晉天福八年，南唐保大元年，殷主王春二月，閩富沙

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

延政審知子曦弟，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乃

以建州建國稱
殷改元天德

三月唐主璟立

璟昇長子也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以馮延巳常
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
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宜政殿專掌密命而廷巳
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
可用璟
不終

漢晉王弘熙弒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

洪熙玠弟封晉王弒
兄自立改元乾和

秋九月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

重貴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侍衛
都指揮使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
使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
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初河

陽牙將喬榮從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
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
販易於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不可乃釋榮
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
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
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
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
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
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
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契丹主大怒入寇志始決晉使
如契丹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
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
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荀子
圖回天下於掌上注圖規畫也回轉移也

冬十二月晉揚光遠誘契丹入邊

光遠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
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
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
帝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楚作九龍殿。

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用度不足重為賦歛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民有罪則輸財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陟以謝郡縣王大怒終身不復見恒

甲辰 晉開運 春三月契丹攻晉澶州不克引還。

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文進與連重遇既弒昶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曦果於誅殺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懼會曦出游醉歸重遇等遣壯士立於馬上而殺之集群臣告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乃掖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自稱閩王收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老少皆殺之

夏四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朝廷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契丹入寇晉主命知遠會兵山東後期不至晉主疑之曰太原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知遠亦自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太原謂知遠

冬閏十二月閩人討朱文進誅之

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目見之帥其徒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入晉

乙巳晉開運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去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還軍南下晉兵擊破之契丹敗走晉主還大梁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

夏六月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屢勸晉主請和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請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

秋八月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

丙午晉開運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晉主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兵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

十一月契丹大舉入晉

契丹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開封府尹桑維翰求見晉主晉主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嘆曰晉不血

食矣

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重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

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契丹捕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邱。責之曰：南北失歡，皆因爾也。一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鎖之。延廣扼吭而死。

丁未。晉天福二年。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廢晉主重

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德光胡服視朝。改晉國為大遼。胡兵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大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乃北歸。德光契丹名。

後漢紀。姓劉氏。沙陀部人。都大梁。凡二君。得年五。

高祖皇帝。諱知遠。更名嵩。在位二年。

二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從之。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三月。契丹德光發大梁。夏四月。死於殺胡林。

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契丹主謂宜徵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四月。至臨城。得疾。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

五月。契丹元欲自立。○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

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立以為帝。淑妃懼。召大臣謀。

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用趙遠翟光鄴策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六月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從益及王淑妃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

也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拒而不受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冬十一月杜重威降

漢以重威為太傅重威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戊申漢乾祐元年春正月漢以馮道為太師

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邪律德光於京師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漢主高祖杜重威伏誅二月周王承祐立

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動皆斬之磔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

隱皇帝

諱承祐高祖第二子，在位三年。

三月。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秋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漢主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土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政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

己酉

漢乾祐二年。

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威攻河中，克其外郭，守貞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士戍守貞與妻及子等自焚，威入城，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庚戌

漢乾祐三年。

夏四月。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蘇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明日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揚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爵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也，以為譏，已大怒。

欲歐之，邠泣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致天下何地乎？弘肇馳馬去，由是將相如水火。

冬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

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弒其主承

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邠總機政，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章掌財賦，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譖邠等，專恣終當為亂。遂謀殺弘肇，邠章又遣使詣郭威，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自將大軍至封邱，漢主命慕容彥超等將兵拒戰，敗還。漢主為亂兵所弒，威請立嗣君，乃迎寧武節度使劉贊於徐州，請太后臨朝聽政。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贊，以太后

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後周紀 姓郭氏，邢州堯山人，都

太祖皇帝 諱威，在

辛亥 周廣順元年，北漢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周

主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是為北漢。

劉昞，漢高祖母弟，初名崇，隱帝遇弒，乃謀舉兵，威立昞子贊，非實意也。昞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昞使京師，威少賤，黯其頭，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見昞，使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離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昞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

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是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是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驤臨刑嘆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是並戮其妻於市，及威弒贊於宋州。是慟哭為驤立祠，歲時祭之。戊寅即皇帝位，於太原，仍用乾祐年號。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下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二月，周主以其養子

榮為鎮寧節度使。

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子養之。

周主毀漢宮寶器。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

夏六月，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穀沈毅，有器略，論議忱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秋九月，契丹燕王述軋弒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

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軋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軋，殺之，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冬十月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周遣王峻救晉州契丹北漢兵燒營夜遁

壬子周廣順二年夏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癸丑周廣順三年春三月周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榮周主后兄柴守禮子幼從姑長周主家以謹厚見愛遂為子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峻誅拜榮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周九經板成。

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九經傳布甚廣

世宗皇帝諱榮本姓柴氏太祖養子在位六年

甲寅周顯德元年春正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

周主疾篤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夏四月周太師中書令馮道卒。諡文懿追封瀛王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是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冬十一月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旻殂告哀於契丹契丹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事契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乙卯周顯德春二月周詔羣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夏四月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欲取之莫若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周主重之

秋九月周始鑄錢。

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丙辰周顯德春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

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蜀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繁步干反與樊通讀如鞞帶鞞今馬大帶也纓當胃以削革為之

冬十月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

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尋遣還山。

周主召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

之

丁巳周顯德四年北秋九月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

儼王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鐘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周主善之

冬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

戊午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鋹大寶元年春三月周主臨江遣水軍擊

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夏五月

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王

秋八月南漢主晟殂子鋹立冬十月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周主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夜讀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年歲大均天下之田

己未周顯德六年春二月周淮南饑

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

幽州有疾乃還瀛莫易三州名

六月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

質皆參知樞密事仁浦同平章事仁浦為入謙謹周主
性嚴急近職有忤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治
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
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尋領歸德軍節度使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周主在藩多務翰晦及即位勤於為治發奸摘伏聰察
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
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久因怒刑入然用法太嚴
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尋亦悔之末年寢
寬登遐之日
遠邇哀慕焉

恭帝諱宗訓世宗第四子時年七歲在位半年國亡

通鑑要卷十九

